

中國國民黨講演

集第一集



+329.95

7785

中國國民黨講演集第一集目錄

中國國民黨批評之批評

胡漢民

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

陳實菴

與華林書

吳稚暉

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

汪精衛

58240

目 錄

一

MG

D693.74

724



3 1763 0074 1

中國國民黨批評之批評

胡漢民

- (1) 三種謠言的駁斥
- (2) 就「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的觀察」
- (3) 加入國民黨的提議
- (4) 批評的態度
- (5) 批評失當
- (6) 根本觀念和歷史上的成績
- (7) 革命黨的經過
- (8) 爲環境和自己的手段所牽掣
- (9) 中山先生的人生觀
- (10) 自己的批評指摘
- (11) 以前組織缺點
- (12) 運用訓練
- (13) 誓詞手印絕非兒戲
- (14) 唯物史觀的論調
- (15) 「下等階級」的解釋
- (16) 改組以前和改組以後的批評
- (17) 以詞害意的弊病
- (18) 新舊同志的分別
- (19) 左右派的分別
- (20) 華僑

中國國民黨批評之批評

一

同志的性質解剖 (21) 個人的犧牲和衆羣的顧慮 (22) 華僑

同志不能硬指爲何派 (23) 黨團的誤會 (24) 李守常在大會

中的自述 (25) 一封答同志懷疑的信

國民黨這次代表大會經過，發表了宣言政綱，和黨章等等。這事在黨內固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而黨以外也當然引起許多人的注意。

我們就中頗希望或者有反對黨的批評，就於主義和政綱組織等來指摘我們，使我們更得相與研究討論，發揮我們的意見。也許比我們自己內部平常研究討論爲更有益處。却是可惜，我從代表大會將開跑回廣州，及大會開過回來上海，直到今天，綜着反對黨以及許多普通報紙對我們的說話，不外三種。(1)第一種批評，在大會將要開始的時候，就說「

這回大會不過孫中山要組織政府，要大會代表來選舉他做總統對於國民黨本身沒有什麼商量辦法的。」這是一個不管事實而含有惡意的臆測。到了大會開過，併沒有選舉總統的話，僅是由總理提出組織國民政府之必要案，大會決議贊成，列為各種決議案之一，於是反對黨的報紙也就沒有什麼說話了。第二種批評却說「國民黨此次改組聯合了俄羅斯，已經赤色化，變成波斯域。」這是一個有心中傷的話，以為俄國波斯域是許多國家所怕恨的，以前併且有極端呪咀波斯域的口調。中國人不甚了解俄國革命歷史和多數黨真相的人，以耳為目，也往往看作洪水猛獸。他們這麼樣一說，如果外國人和中國多少人相信他的話，便會對於國民黨怕恨起來。這和前年陳炯明的人故意發露中山先生主張

聯合俄德兩國的密函，一般作用。國民黨改組是否就赤色化？和俄國波斯域是否一樣？這全是事實問題。現在有宣言政綱明明白白擺着，我們也不用費筆墨來辯解。但最可笑的，是這種中傷的計謀，很短的時間，就叫他們失了大半的作用。他們的報紙記者，是在香港，他們的一相情願，尤其要聳動到香港怕恨國民黨，當作波斯域，立時防礙國民黨黨員的行動。不料英國的工黨政府驟然成立，早已有承認蘇維埃政府的政策，不上幾天，便已實行，香港地方當然不會有反對波斯域的事情。他們是想借外人勢力來迫害國民黨的人，到了這時只有認句晦氣。於是又變了口調，說「國民黨改組以後，元老派的胡汪廖鄒加入共產黨，和什麼派的謝持居正對抗國民黨已經分裂。這是一個有心挑撥的話。」

個禮拜，上海的報紙也有上他們造謠的當，把這類的話登載起來的，上海國民黨執行部已經正式的辨正，旁人都可以明白。我個人祇有覺得好笑，因為他全沒有一些合於事實的話。如果他稍為曉得我們在大會的態度，比方宣言政綱裏對於一個土地問題是當時討論得最認真的。然而不但我和謝先生居先生的意見，一樣無異，就是從前曾入共產黨社會主義青年團幾位先生，也是一樣意見，認定我們改造的政策，合乎今日國民的必要，併不主張仿效波斯域的手段。國民黨員這樣公正的態度，自然爲反對黨所不料。我只好告訴造謠的人像那樣無稽好笑的話，是中傷挑撥不來的，還是另想方法罷。

以上三種算不得什麼批評，我們只好當作一個個的笑話答他，

就我所見對於國民黨的批評，要算屈維它君登在新青年第二號的，「自民主義至社會主義」一篇文章，狠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我聽見廣州的同志有好幾個人對着這篇文章起了「不快感」的，我因而把這篇文章，細看了幾遍，我的觀察所得却有如下之五點⁽²⁾。

(一) 這篇文章，屈君是要叫國民黨以外其他有革新思想主義的人，無論共產黨及若何的黨派——尤其是共產黨——盡量加入國民黨⁽³⁾。主要的意思不在於對國民黨的批評。

(二) 主要的意思既如前條所說，因而要批評國民黨，不能作籠統的口吻，不能一味叫好恭維。

(三) 有一部分批評狠爲深刻，用語有時涉於輕薄。

(四)這篇文字作於國民黨正式改組以前，對於過去的有多少不滿意，我相信屈君對國民黨改組以後必又不同。

(五)所批評的話多半是重視國民黨，而期望甚切，看的人不可「因詞害意」。

第一點要。使。凡。有。革。新。思。想。的。人，集。中。革。命。的。勢。力，為。最。大。的。結。合，一。致。的。成。一。全。民。的。運。動，我。們。是。絕。對。的。贊。成。的。如。屈。君。意。想。的。共。產。黨。及。如。何。的。黨。派。加。入。國。民。黨，固。然。是。歡。迎；即。其。他。任。何。階。級。的。人，或。是。素。來。不。喜。歡。結。黨。的。人，有。同。此。的。覺。悟，而。加。入。國。民。黨，我。們。也。是。歡。迎。之。不。置。我。們。却。想。詢。求。那。不。願。意。加。入。國。民。黨。人。的。意。見，還。想。看。他。對。於。屈。君。這。一。個。重。大。提。議，有。什。麼。反。駁。

第二點就是我先前說過的，反對黨的批評，我們尙且歡喜看他有什麼攻擊指摘，何況屈君不是立於反對者的地位，而狠想用冷靜公平的態度來評議我們，比之籠統的恭維，實在有益。這就是我們國民黨人方面的說法。至於就此外的方面說，假使屈君一味的說國民黨好到萬分，把那過去事實連我國民黨拿着原來的主義理想都自己覺有許多不能滿足的地方，一概不提；不但好像教人諱疾忌醫，併還像中國舊式的媒婆，替女子說就是「國色天香」，替男子說就是「家財百萬」。其實女子的相貌原也不差，男子的家道也算殷實，何必一定說得過火，反叫人家疑惑他，不實不盡。中國舊時的歷史家批評家最犯毛病，就是好人必定說好到萬全，壞人必定說壞到萬惡。一個人物，要人就歷史批評所說的萬全萬能

的當中，狠用工夫才尋出他的在那一時代社會重要的價值，這就是撰寫的歷史家批評家累人費事的。對於這一層，我不能說屈君的態度不對

(4)。

第三點是屈君原文說「國民黨歷史上就是純粹的民族主義的政黨，——那時所謂民生民主主義都祇是富強……到現今方纔開始走上民主主義的路，漸漸的想代表平民羣衆而抗爭……至今他的根本觀念還是在政治清明國家富強而已……仍不離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意識。」這些批評是不對的(5)。

我們自從中山先生結合革命同志成立中國同盟會以來，就提倡三民主義到現在。同盟會入會極單簡的誓詞，就是「恢復中華」「創立民

國「平均地權」如何可以說純粹的民族主義的政黨呢？同盟會發表意思的機關，——在東京的「民報」中山先生的序文，就說「我人不能以效法歐美得到富強爲已足，而應注重於民生主義。」民報當中還有和梁啓超就民生主義上的大論戰，他說「我們只是爲乞丐流氓說法，」我們也答應他「不能像你和康有爲只記得士大夫忘記了乞丐流氓。」諸如此類，可見我們從來的根本觀念，又如何可以說「祇是富強不離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呢？然而我還要認屈君的話是狠深刻而有價值的批評。這不在我們根本的觀念，而在我們歷史的成蹟（6）。

我們雖有三民主義的根本觀念，却是因於革命的環境，僅造到民族主義的一部；而民主主義祇造到掛上民國的招牌，民生主義更不消說得，

所以就歷史上說，我們以前是民族主義的政黨，我可以相當承認的——這句話照我這樣解釋，不必屈君，就是我們許多國民黨同志，也常常自己說的。還有一層，就是當辛亥革命以後，有些主義不堅的黨員，也許是僅僅傾信民族主義的黨員，造出一個「革命軍與革命黨消」的話，投合一般國民偷安的心理弱點，他自己脫了革命黨黨籍，同時惹起好些革命黨員，要改組同盟會，要由秘密而公開，由革命黨而政黨，按着當時的環境，也不狠算錯；然而我就很怕自己壁壘不堅，因手段而蒙混了目的，因分子的不純而累了團體，所以當宋鈍初在北京改成國民黨，使其他的幾個政黨整個的加入黨內，我和廣東的同志都不贊成。最後格於本部命令，和多數的意思，才勉強照辦。自此以後，我們黨員是怎麼樣？我個人不避

忌諱的，敢說主義目的爲了環境和自己的手段所限制牽扯，不像辛亥以前的鮮明所抱的民主主義使命底下應有的工作，於可能的範圍以內，不能艱努力（7）。我個人就是常常如此的自責，到了討袁失敗，亡命東京，中山先生改組中華革命黨，本是想重活革命的同盟會的意義，但是組織方法，「嚴而未密」，又且偏重於倒袁的這一件事，主義的宣傳，還較同盟會時代薄弱；其他黨的運用，黨員的訓練，更是無暇做許多工夫，及至袁世凱倒敗，重回到中國，把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當然我們的觀念是一個革命的政黨，與其他一切政黨性質不同（8）。然而還洗不清民國元年二年國民黨的餘染，也還時時因環境和所用的手段牽掣，不能以我們所做的工作，一一證明我們的主義日日在那里推行。我們真

是要提撕警覺督促我們的任務。我所以雖承認不屈君所說是合當的，但我總願看見屈君那樣的批評。

我最佩服孫中山先生是他的根本觀念堅確而不可搖動的。同時他的精神意力又是日日向上進取的。他以消極爲罪惡的，所以他好像只有看見將來而沒有憶着過去（9）。不特凡俗所爭的勢位榮名他不當作一回事，甚至他自己對於社會做了若干的勞作事業，他也不當作一回事。人家對於他的過去事業怎樣恭維，他不會高興，就是怎樣指摘，他也略不關懷。除非是那件事是十分和他現在及將來社會的事業有甚重大的關係，他才去理會理會。我們究竟沒有看見他對於許多恭維指摘會激動他的喜怒感情。這是我們應當以爲模範的。我個人的見解，以

爲我們要改造建設一個絕大的新事業，我們至少要有一個藝術家相似，有教多數民衆做「藝術化」的志願；而當他自己造詣未到完成的時候，決不是祇願受觀衆聽衆的拍手恭維，而不許人家有些子批評指摘的（10）。我們自己的批評指摘，也總覺得以前我黨的缺點，大半是在組織方法不能完密（11）。例如黨員和黨的關係，過於鬆泛，就不容易有全黨動員的動作。黨員依於主義的工作，往往以個人自動的盡其能力，一個大黨的效能，許多時候都看不見，比方編制不完全的軍隊，紀律上作戰上都要時時感着困難。就黨的歷史說，將近改組時間，把一大批「賄選」議員削除黨籍，爲黨中不可少的制裁（12）。然而到了賄選已成殘施以最後的懲罰，以前不能監視他的行動，不能強迫他遵守黨的決議，那就黨

的組方織法，也要擔負若干的罪過。掉轉頭來說，許多本黨議員，寧可犧牲個人利益，不肯失節去做「賄選」的勾當，可以證明黨員的革命根本觀念，未嘗拋棄，而還不能證明以前我黨的組織方法已經完善。較論我們的功過，是要於根本觀念之下，看我們歷史的事實的，因於環境和手段的牽掣，有時使人見我們祇有這些事實，會對於我黨根本觀念懷疑。所以黨的責任，就是於確定黨員根本觀念之次，還要有很完密的組織和紀律，來運用他訓練他（12）。我們未行政改組以前，實在有這種自己的批評概念，所以纔有這回改組的事實的。

至於屈君原文用語涉於輕薄的地方，就如說「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價值不過如此」，「既要組織政黨也可以不像以前那樣兒戲了，什麼

說呢？「這藉口，是文人通病，尤其是做批駁議論文章的時候，怕看的人沈悶，就會歡喜說兩句俏皮話。」屈君也犯了這類毛病；須知評定民生主義的價值，不是可以那麼單簡的。屈君上文還未能說對了我們的根本觀念，如何可以評定我們主義的價值？講到罰誓手印，或者可以說，是過於嚴重，而絕非兒戲（13）；要了解從前何以要用誓詞手印的方式，且聽中山先生在代表大會追悼列甯那一段話，就最爲真摯明白。他說：「我在同盟會時代及在此以前，要推倒一個滿洲政府，做他們所謂謀反大逆的事；乙未失敗，我到香港，所有相識親友都避道而行，所以我結合同志，要十分嚴重，這個情形已不消說了。就是討袁失敗的時候，同志許多人都幾乎喪失了勇氣，以爲要歇待若干年，纔好談革命的話；其他不是

革命同志的人，更是難說。所以我只能自己立在最前的戰線，策勵同志，負責進行。現在就可以不必如此……」這段話可以答當時懷疑手續過於嚴重的人，屈君以爲「兒戲」，適得其反。此等處隨便用語，在原文中是無關批評大旨的，故我們也無暇深論。惟有說「中國現存的國民黨，因其宗法社會的出身，舊歷史的關係，軍事崇拜的習慣，中國舊式下等階級的會黨遺傳等，他所有不良的地方，也是自然的現象，他當時亦確祇能如此，而且正惟因爲如此，而能行一部分歷史使命。與他同時的其餘一切維新派，却因完全是上等社會式，而絕無革命性，祇有國民黨能乘此革命性而適應進化」這一段完全是向國民黨極力推重，並無半點惡意。我料屈君是信「唯物史觀」的人（14），又是主張以無產階級爲革命

基礎的人，馬克斯說「革命家不過是一個接生的女醫」據這個理想，革命還是因於時代經濟的進程來改造的，不是和時代經濟無關而可憑空創造的。「確祇能如此，」能適應進化，」一個唯物史觀的人說話，要他再加此以上的褒揚，想他也說不出了。我聽見廣州有幾個同志因為「下等階級」的話，發生誤會，或者過於斷章取義，以為下等就是不好；我却狠信屈君不是梁啓超，因為梁啓超罵我們幫着乞丐流氓說話的時候，他也許瞧下等階級不起；然而屈君簡直說梁啓超是「喂豬的社會主義」……不知道誰和他同主義，」屈君的立場狠可以明白。屈君說下等階級的時候，斷然沒有輕蔑的意思。果然今天我見屈君在最近第五十五期的嚮導週報，登了「國民黨與下等階級」一篇文章，說（15）。

「各國的革命都是下等階級（平民）反抗上等階級的行動，所以革命黨必定是代表下等階級利益的政黨。而且革命的組織總是有下等階級的後盾的。試看歐美各國的社會黨，那一個不是工人的團體，各國社會黨的份子，大多數是工人或貧農，若是我們說某國的社會黨不是下等階級的政黨，——這正是罵他背叛革命，罵他等於中國研究系。」

中國的國民黨，——以前是同盟會，聯合了受上等階級咒罵的種種會黨而成立的，中國的會黨，正是許多窮而無告的下等階級，受盡官僚富豪的壓迫，結合起來以圖反抗的團體。國民黨的所以始終是革命黨，始終是代表大多數人民（下等階級）利益的政黨，——正因

爲他的出身是會黨。會黨的弱點，僅僅在於他們的組織方法，不能脫離宗法社會的舊習，——希望他們採取先進各國下等階級的組織方法，來繼續革命的偉業，——有幾個國民黨同志，對於我在新青年月刊上所說與此同樣的理論頗有誤會，實在是憾事。」

可見屈君下等階級的話，完全沒有惡意，和他處不檢點而用輕薄的字眼不同。我們要分別清楚纔好。

第四點我的觀察在未見嚮導週報這篇文以前，我覺得屈君原文帶有兩個使命，一是勸人入國民黨，一是勸國民黨改組，都是期望甚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所以許多不滿意的批評都是對於過去的（16）。而國民黨改組以後種種表示定能使屈君滿足，所以我敢斷定屈君批評的說

話必有不同，果然屈君嚮導週報那篇下文，就有如左的論調：

「近年以來，中國的下等階級（平民）因中國經濟的變動，亦發現許多城市工人，他們的文化程度，自然而然已經比前二十年高得多，他們組織也比以前的會黨要進步得多。國民黨秉着他的革命性，適應這種環境而進步，與新的下等階級組織相結合，繼續國民革命的事業，也是當然的事。——所以有國民黨的大改組。」

國民黨改組以來，發展的形勢非常明瞭，——內中急進及緩進的各種份子，互相辯論爭執，也是很平常的事，——可是一班上等階級的政黨及報紙（如時事新報，新聞報等），一方面唯恐國民黨發展，別方面幸災樂禍，拚命的造謠挑撥，有意離間。然而即此更足以證明：國民

黨始終是下等階級的政黨，是革命的政黨，是代表大多數平民的利益而奮鬥的政黨。不然，那些少數的上等階級的新聞紙，參與賄選的立憲派政黨，何苦又這樣毒恨他呢？」

這無異乎爲我第四點觀察的實證。連第五點我說他重視國民黨而期望甚切，也得了證據。

却是以詞害意，這個弊病不可不防（17）。孟老先生可算是善於讀書的人，他的提出這個病症，教人要「知人論世」「以意逆志」來醫治他；我想頭腦稍爲不冷靜的人，遇着人家批評和自己有關係的文章，尤其易於「以詞害意」；看成和原本意思一個反面，固然危險，或者把原本主要的意思看輕，把餘波附帶的意思看重，也是不幸。就如我這篇文字，主要

的意思，自然是爲國民黨「張目」；也許人家有意外的發生別的誤會。批評的文字，實在不易作，最妙的是我昨天晚上，遇着一位同志，同時談起屈君的原文。他說「屈君認我們祇是富強主義不離民族的資產階級的意識，這是什麼話？」我說「這也不錯的。」他狠露出不平的顏色，幾乎要拂衣而去。我曉得我的話說得頑皮而且太渾淪了；急忙把我的意思（就是上文對於第三點觀察的意思）清楚的說出來，他却點頭承認沒有反駁。我又頑皮的說「要是不祇富強主義而離了資產階級意識的人，他受了批評，便會憤激不平，我更要說屈君的話不錯。」他也笑說「果然不錯。」可見好朋友對面說話，尙且會「以詞害意」，何況做文章？我信相這位同志就是三民主義的根本觀念始終未嘗搖奪的人，而前

此也不能把他的能力在主義底下的工作，盡量發揮，就這些地方要我批評，我只有用着有治法無治人的套話，

我在廣州的時候，有人說舊同志新同志的話，李守常先生聽見了，就對我說：「這不過是一個入會先後暫時的分別，切不可弄成有其他意味的分別，因為這入會先後不能作為趨向智識及種種分別的論據的。」

(18) 我狠佩服這幾句話，我們要黨員全體一致的進行，如何好妄生分別？同一服從黨的主義和黨綱章程紀律，對於黨有同一的義務，如何可以妄生分別？比方說舊的趨向早定，為新的所不如；又或說新的智識更新，為舊的所不及；都等於望文主義，無有是處。或許因此發生誤會，上了人家挑撥離間的當，真是不值。反對黨紛紛造謠，固然可以毫無故實，而他

中傷的伎倆，就想從這些地方發生。我們對於善意的批評，不可「以詞害意」。而我們自己立言，若是故意分別，有心抑揚，那就不能說人家「以詞害意」了。又比方外國的政黨常有左黨右黨的名，不過是一派比較的急進或比較的緩進的代名，沒含有好醜高下的分別。在主張急進的，以急進爲好，不會聽着左派的一個名詞，有所不歡。在主張緩進的，以緩進爲宜，也不會聽着右派的一個名詞，有所不樂。但是如果當一黨中未曾有明瞭的分別的時候，過早的提出左黨右黨的名，也是會令人「以詞害意」，徒滋紛擾。這和李守常先生所慮的同一正比例，如果含着一個軒輕抑揚的成見，來分別他，這個弊害，自是更大。代表大會開時，有個外國朋友曾對我說：「國民黨好像已有左右派的分別，將來最高幹部却

要居中調和，教他一致的動作」(19)。我說「我現時還看不出這種顯然分別的情形，比方某一個問題，甲等主張急進，乙等主張緩進，而到了某一個問題，乙等却主張急進，甲等却主張緩進，又到了某某幾個問題，甲乙同時主張急進，或同時主張緩進，我們一時鹵莽的，就他近似的言論狀態，作甲乙左右黨的假定，這未免陷於有心「助長」的錯誤。一面助長的分別他，一面又要去調和他，這不是自尋煩惱嗎？而且我想問你意中以爲右派的是指那些同志？」他說：「我想華僑同志就是右派，原先含有「資產階級的意識」居多。」

我說，「你錯了，你是外國人，不明白華僑同志的性質」(20)。也許你是唯物史觀，以爲華僑生長於外國資產階級制度之下，應有資產階級的

意識。然而唯物史觀，不是這樣單簡的。華僑被帝國主義和資本制度兩種的壓迫，甚於內地的人；惟其內地的人，也因為近年漸漸感受帝國主義資本制度兩種壓迫，所以漸漸認識反抗的必要。由此比證，足見華僑的覺悟反抗，更當容易。華僑同志，站在資產階級的人很少，而美洲則更是完全勞動者，而屬於無產階級。就以南洋等處同志而論，縱然有資產階級的人，他若果不能排除資產階級的意識，他也不來做革命的同志了。我們不可看錯了他。把以前的歷史來看，華僑同志以犧牲個人利益供給革命，為其必然的義務。此種普遍性為內地同志所不及，廣州三月廿九之役，以及北伐討袁等役，華僑加入革命軍犧牲性命的，不在少數。溫生才、陳敬岳、鍾明光等，個人挺身，流血五步，刺殺民賊，也出在華僑同志。

他們的急進性質，可以概見。就如大會裏討論各種問題，也不見得華僑同志因有資產階級的意識，偏於緩進的主張。例如土地問題，固然許多華僑同志取慎重的辦法，就是我們和幾個原先曾入共產黨青年團的同志，也是同樣的主張慎重；却是澳州的同志，就覺得很是平常的問題；可就華僑論華僑同志，已經不能執過於單簡一偏的論據。我們更要知道的，做革命黨，原要最富於犧牲的美性。所謂義無還顧，就是不怕犧牲，但是就狹義而屬於個人的關係利益而言，自然不生什麼計較；如果爲一羣的利益關係，要去犧牲，那就算狠急進熱烈的人，也許他問問犧牲的代價了（21）。如果不然，就可獎勵一班一味盲進破壞的人，而各種行動，也不必講什麼方法策略，甚至於不必有麼什目的了。故此以個人處

一部分羣衆中間，遇着一個問題，和他這一部羣衆有利害急切的關係時，他自然要加以考慮；那個問題如果是在全部的關係來看，尚非重要，或即重大而不到感着必要的時候，一部羣衆申出他的顧慮，是應該有的。而全部的總決定，也就當然要採納他的意見，再就那問題審察是否重大必要，而可以不顧慮這一部的犧牲。更就那問題決定議案時，也須看施行的方法手段，有否可以免這一部的犧牲；或是那問題對於全部關係重要到了不得，儘值得犧牲一部羣衆而不顧，而且方法手段也無從避免，然後使這一部羣衆深切了解這種種不得已的理由，而爲最後的決定。斷沒有提出一個問題，有以上的情形，尚不經過我以上所說的討論審查，而可以冒昧的決定執行的。當討論審查的時節，他們有所顧慮，就說他不離

資產階級的意識，是個黨的右派，這如何說得着？據我所知，不僅是華僑同志，就是平日大家知道如某君等幾個同志，思想言論早就反對帝國主義，急激得非常，而他們就於某個問題是極爲持重的。他覺得「種種爲目的而預備的工作，材料都沒有弄好，忽然提出，近於放空砲，無端放個空砲，自己却要犧牲一部分的力量，甚不值得。」你看某君等個人是左派呢？還是右派呢？或是對於一種問題是左派，對於某種問題是右派呢？

從第二說，就真不必在平時分別他的左右了。比方我們有個宣傳機關在某處地方，原是狠可以宣傳我們的主義的，但他在那地方究竟不得絕對的自由，還有一兩點的忌諱，如果一定觸犯這些忌諱，就要把我們宣傳機關付之犧牲。我們固然不是要一味遷就忘了本來面目，然而毫不

在宣傳的全部較慮他的輕重關係，冒冒失失去犧牲了自己機關，便說盡了我宣傳的任務。這種做法，恐怕只算得是「無知之勇」罷。總之國民黨中尙未有左右派之可分，華僑同志也不能硬指爲何派（22）就於一個問題而有一部分急切利害的顧慮，不是緩進的性質使然，尤其不是資產階級的意識的表示。」

那外國朋友是狠熱心同情於我們的，不過有些神經過敏，他那近於武斷的批評，也由於想激勵我們勇敢進行的熱心所致，我聽了他的話，狠明白他的意思，自然不致「因詞害意」。但是左派右派的名詞，偷竟在這個時候生起分別來，真會令人「以詞害意」的。我勸我們同志遇着人家善意的批評，不可誤會，同時我勸要做批評的人，也須十分慎重。還有

一層狠爲重要，而我也狠盼望人不可「以詞害意」的，屈君原文注重的要點我已指出，就是說：

「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於全國，使中國革命分子集中於國民黨，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他結論的這幾句話。但是他文章上面說「中國客觀的政治經濟狀況，及其國際地位實在要求資產階級式的革命，同時此種絕對資產階級性的所謂民族民主革命，却非借重國際的及國內的無產階級不可；」又說「祇有以世界無產階級的觀察點爲根據的政黨，才能用社會主義的見解及運動方法來促進這國民運動，或者簡直改造國民黨，同時這亦是中國無產階級最正確的策略。」他的意思都是根於期望國民黨改組擴大組織和期望革命分子盡量加

入國民黨這兩點來的，不過什麼借重什麼策略，就涉於互相利用的話，而放在要真誠的結合真實的改造的意思裏頭，便覺得有些渣滓。不善看的人，如果「因詞害意」，就會一直誤到加入國民黨不過是一個策略，差不多是以黨團加入其他非黨的社會裏頭的行動（23）；會誤到多少黨員是另外一個黨團在本黨內另自造他的活動時，時另受他黨暗裏的指揮。這種分別，固然在頭腦冷靜的人，必能毅按着行爲事實來判定；然而作文章的人，因於文字的障礙，如上所述，易於使人「以詞害意」。我想使多數的人免除這種的誤會，要看李守常先生在代表大會自述的大略是：「本人原爲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此次和諸同志加入本黨，是爲服從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國民的革命事業，絕不是想把國民黨化爲共產黨，乃

是以個人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資格加入國民黨，從事國民的革命事業。」「這種話就很明白了，當可以解釋一切的疑問了。在試辦改組而代表大會未開以前，我曾有答同志某君的一封信，現在附錄於後，也是一種批評（24）。

（前略）你向來是狠明決的，而你這回的懷疑，我敢認爲是無益有損的「過慮」。你說有若干由共產黨加入本黨的同志，我們自然是歡迎。你說選舉的時候，他們居然以少數競選勝利，你甚爲不安。我推測你的意思，大約是歧視他們，我以爲不應該的，照你向來的見解，想不會學那中了資本主義毒的人，看共產黨爲毒蛇猛獸，你研究過民生主義，你至少可以認共產黨爲友黨。至現在已經加入本黨的黨員，就更是

黨中同志，還有什麼可以歧視的地方？他們以少數人能競選勝利，是他們對於黨的熱心，是他們能奮鬥的結果，難道妒忌他，可以說他們不對麼？譬如同一反對直系之中，浙奉便是我們的友軍，我們對於友軍，已有互相提攜的義務，假使有浙奉軍籍的人員，改而隸屬於廣東軍政府，聽受編制，奉行一切命令指揮，我們就只該曉得這是我們的軍隊，毫不會問到他從奉浙兩省而來，起個畛域之見。他能發奮勇服勤，我們也只認爲自己軍隊人員有著何成績，斷不會因他們能奮勉盡職，而起疑惑不安。你看我這個譬喻，是否適當？你說他們還和共產黨未斷關係，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你知道當同盟會的時代，同志李石曾、吳稚暉、褚民意幾位先生，曾在巴黎入過無政府主義黨嗎？褚民意先

生還和雷鐵厓先生爲政府問題大筆戰一次，在他人說，或者疑惑這幾位先生，已經不做同盟會的黨員，不和我們一起進行革命；誰知到了辛亥革命實現的時候，這幾位先生同我們一樣盡力，而且至今還承認和我們是同志。無政府主義離我們比較共產黨更要遠些，幾位先生和無政府發生關係，尚且不必怕，他們和共產黨不斷關係又有什麼可怕呢？這個先例，或者你以爲是最少數的人，幾位先生不是他人所能及，就請再看同盟會時代，三點會哥老會等會員加入本黨，我們歡迎之下，併不迫他們斷絕原有會黨的關係，也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三點會等只是反清復明的宗旨，和同盟會的民族主義相近，也就如共產主義和我們的民生主義相近，我想這個先例，你不能不承認了。我勸你併勸

各同志拋去彼此歧視見解，一致的向主義進行，努力於主義底下所應有的工作，到了大家一樣的努力，那時就什麼猜疑都沒有了。」

這可算是我對於一二同志懷疑意見的批評，現在正式改組之後，正如屈君的批評「發展的形勢非常明瞭，」同志某君料不致再有懷疑，而我也不必多說了。

以上拉雜說了許多話，就着人家的批評意見，說明本黨的真相，就算了我的批評。我的見解還只是三句話：（一）是我們最願意看人批評我們的，——除了故意造謠中傷的，都許於我們有益；（二）是看人家的批評不可因詞害意，發生誤會；（三）是做批評的人，也要仔細用心，求真求是。這些見解，我想許多人都要贊成的，便作爲我對於黨內外的人一個貢獻。

國民黨與共產主義者

陳實庵

國民革命之目的是什麼？簡單說起來，是以國民主義對外要求民族的政治經濟之獨立，對內要求人民政治上的自由。實現這種革命之動力，是各階級革命的分子之合作；因為這種革命是全國民的需要與利益；不是那一階級單獨的需要與利益。全世界各國的國民黨，都是應此需要而發生而擴大而成功的。中國國民黨當然也是同樣的性質。此次中國國民黨之改組，純然由於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迫切所促成，這是毫無疑義；若說是因人何氏所主張所鼓動，乃屬皮相之論。

共產黨之目的是什麼？簡單說起來，是以革命的手段，廢除財產私

有制度，改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實現這種革命之動力，只有無產階級及貧農的革命份子，決不是各階級可以合作的，尤其不是勞資兩階級可以合作的；因爲共產革命正是勞資兩階級間的爭鬥，而以顛覆盜產階級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爲目的的。

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之目的與動力都截然不同如此；而中國共產主義者既加入了國民黨，國民黨也允許他們加入，這是什麼意義！這種意義，在世界的革命史上有極重大的意義。一方面是因爲負有國民革命使命的國民黨，知道革命的勢力不可分；知道國民革命應該各階級合作；知道列國中能表同情於殖民地的國民革命者，只有真能主張公理的共產派。他一方面是因爲中國共產主義者，知道必須世界被壓迫的勞

苦階級革命(共產革命)和被壓迫的弱小民族革命(國民革命)聯合進行，才能夠推翻世界的壓迫者。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國，在客觀的條件上，國民革命是目前的需要，而且是目前的可能。

這種情形，不但中國這樣，土耳其印度加哇的共產黨無一不是這樣；這差不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通則；所以中國共產主義者加入中國國民黨的意義，在有世界知識的人看起來，原來不會發生什麼疑問。

此次國民黨大會後，社會上有兩種誤會：(一)是國民黨赤化了，(二)是共產派利用國民黨做共產主義的運動。

國民黨此次發表的政綱，對外六條，對內十六條，條條都是國民主義，

沒有一條否認財產私有權，沒有一條否認一切外債，沒有一條否認資本家的選舉被選舉權，連大地主的所有權都沒侵犯，連唐代條田的政策都沒有採取，不知道赤化的證據在那里？若說國民黨章程採用了委員制是赤化，那麼，國內外採用委員制的公私團體多的很，例如最近之上海商界民治委員會，難道都赤化了嗎？

至於說共產派之加入國民黨，是想利用國民黨來做共產運動，那真是妙想天開了。上面說過，國民革命和共產革命之目的與動力都截然不同，共產派的人有何神通能夠利用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黨來做階級爭鬥的共產運動？共產革命，這一個意義異常嚴肅，是靠無產階級（近代產業工人及農村無產貧農）中革命的份子為動力的，不是隨便瞎拉

些人。可以。混充。可以。亂來的。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黨，當然不免而且應該。包容許多大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在內；共產派有何方法能以利用這班資產階級來做共產運動，來革資產階級他們自己的命？共產派如果這樣頭腦昏聩，他們還懂得共產主義是什麼？他們還懂得共產革命是什麼？

我們希望黨內黨外的人，對於共產派加入國民黨，有一個明瞭正確的認識，因此不得不重說幾句：共產主義者加入國民黨，乃是因為殖民地中國的國民革命在世界革命的重要，決不是因為想赤化國民黨利用國民黨來做共產運動而加入的；因為共產黨的目的使命及革命的動力，都截然和國民黨不同，是斷然利用不來的。

與華林書（二）

吳稚暉

華林先生鑒！您在時事新報給溥泉先生的信，說到了我，我就不能不自己來明白的答復幾句。先將你的信錄在下面：

溥泉兄鑒！林與兄多年知交，感情不惡。然對於主義上將來有對敵之時代。但私人方面絕無壞意。故深盼兄努力爲貴黨謀進步。以發展貴黨之主張。惟胡漢民在民國日報特刊上。有云李石曾吳稚暉是無政府黨。至今天還承認和我們是同志。無政府主義離我們比較共產黨更要遠些。幾位先生和無政府發生關係。尙且不必怕云云。但就余看來。此種滑稽論調。將置李吳人格於何地。要知道李吳兩先生與貴黨

發生關係之時。卽不啻與無政府黨宣布脫離關係。各人信仰自由。未能相強。然必欲作此論調。將兩不相容之主義而強和之。豈非宣布李吳人格破產乎。望兄轉告胡君。無論是對於主義。或對於私誼。亦應慎重發言也。特此並頌自由。弟華林鞠躬。五月十三日。

看了這信，我先簡單的來答復一句，這次是先生誤會了。漢民先生說的話完全沒有錯，我信他說得非常謹慎。溥泉先生將來的主義，也永遠不會同先生有什麼對敵。石曾先生讓他自己回答，但我信他答出來會還同我差不多。吳稚暉是黨見甚重的一個人，從民國元年，到今年十三年，公開的發表，終有十多次，說道，「把我吳稚暉燒成了灰，也是一個國民黨員；我同時又是一個相信無政府主義者。」若我同無政府主義發

生。了。關。係。我。就。不。同。國。民。黨。發。生。關。係。我。才。是。人。格。破。產。這。是。簡。單。的。請
先。生。不。可。誤。會。

我們常常見面，終沒有機會談到黨事，所以見解稍有不同，便不能不趁這機會一講了。什麼是國民黨？我始終承認他是一個革命黨，又是一個急進黨。無論那一民族，那一社會，終有天造地設的三派。一是舊黨，反革命的。二是中和派，求調和的。三是急進派，愛革命的。這個三派，儘管諱言黨，惡言黨，諺云「是個垃圾成個堆」，不約而同走到一塊去。儘管愛結黨，善結黨，結來結去，還是如此。黨見皆受生性與環境的支配，沒有什麼賢否美惡可分。譬如舊黨裏，儘有聖賢，也有棍痞，他們在人格上雖互相拒斥，然在主義上則水乳交融。又如中和黨裏，儘有烈士，

也有曲學，現行動上似乎不一致，然維持他們那紳士的場面，便有同好。而急進派裏，自然亦「大無畏者」，以致流氓青皮，終究滾在一堆。先生乎！舊黨裏招得出無政府黨共產黨麼？有之，亦不過值探託名而已。中和派裏研究社會主義學理者多矣，有掛無政府黨共產黨的招牌的麼？有之亦虛與委蛇，如時事新報上常常采登吳稚暉及華林先生抱朴先生的言論，乃個人互修社交而已。所以「是個垃圾成個堆」，無政府黨共產黨罷，革命黨罷，不約而同的終混在一起。人家也哪裏高興來代分青紅皂白，我們在舊黨眼光裏，同是該死；在中和黨眼光裏，止認搗亂。您相信您信上所舉的五個姓名，華林張繼胡漢民李石曾吳稚暉時事新報的記者他們的實在主義，會生分別麼？完全沒有那麼一回事。因此在歷史。

說起來，所有無政府黨，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轉變而成。沒有一個無政府黨，不樂意幫忙革命黨。華林先生，你難道算不得一個舊國民黨麼？（同盟會等便是國民黨的別名）不過我們自己加上一個無政府黨名目，我們自己戒敕了自己，止幫他們革命，不幫他們升官發財罷了。現在的國民黨，還成個升官發財黨麼，正是一個被捉被拿的革命黨而已，我們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們還成一個無政府黨麼？他們共產黨也盡量的加入，正也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意思。

所以漢民先生警告了他們純粹的國民黨，不要歧視，正是認清了革命的題目做文章呀。

說到這裏，先生必有兩個好笑：一個便是打死您，你決不相信凡進什

麼黨的沒有升官發財思想；這非但您不相信，我也逼住了我要說不相信。又一個是，既要革命，爲什麼不直接的不幹無政府革命；這個是容易接在口頭的一句話。但是兩個問題，我皆要加着討論。說起來便當，我先答復一個。

無政府主義是拿信仰道義爲基礎，他雖不恤破壞，但要合無數的破壞及教育而成。不是列賓式的用獨裁強權掛起招牌便算。倫先生說強掛招牌亦進化歷程上所不可少，那就到了我的問題了。所以共產黨是不免反對了無政府黨，而無政府黨却可以寬恕共產黨之所爲，是比較進化的，就是我們歷程上掛招牌之爲。爲環境所支配，縮小範圍，又有共產黨所不能不相對贊成，便是國民黨；既是他們歷程上掛個小招牌之所

爲。又。何。嘗。不。是。我。們。掛。個。又。小。招。牌。之。所。爲。所。以。克。魯。伯。金。先。生。熱。心。的。加。入。同。革。俄。皇。之。命。卽。無。異。國。民。黨。之。所。爲。止。是。無。政。府。主。義。未。成。熟。就。作。成。了。較。低。主。義。的。共。產。黨。去。生。吞。活。剝。然。他。們。到。底。也。還。是。未。成。熟。逼。住。了。改。成。什。麼。新。經。濟。於。是。此。次。國。民。黨。憤。重。於。先。又。降。低。了。招。牌。以。就。歷。程。乃。是。革。命。的。適。應。環。境。無。所。謂。億。萬。年。有。道。之。長。到。底。是。一。個。國。民。黨。如。果。革。命。精。神。存。在。我。信。什。麼。國。民。黨。共。產。黨。將。來。終。要。共。無。政。上。府。的。途。程。的。呀。至。於。我。個。人。身。受。黃。毛。綠。睛。人。機。關。槍。的。壓。迫。止。要。有。人。能。把。機。關。槍。打。得。他。們。來。稱。兄。道。弟。不。要。把。我。爲。兒。爲。姪。爲。奴。爲。隸。我。就。停。止。了。我。的。革。命。讓。別。人。去。革。命。也。好。我。不。必。諱。言。當。胡。適。之。先。生。們。希。望。吳。佩。孚。能。有。爲。連。我。也。想。勸。孫。中。山。先。生。讓。吳。秀。才。去。試。試。那。裏。知。道。倒。着。干。

里鏡越看越遠，秀才還住在十六世紀。（這也是上海那家報上說過的話，不是我用偏見來批評他的。）他口中是天天敢作大言，要將機關槍打洋鬼子。然除了舊派的混沌家不算，合了中和急進兩派人來說，機關槍者乃「政府修明製造完具」的總名詞，並非真指着私借洋債買來幾枝舊機關槍便可打倒洋鬼子。有一個人能相信他會修明二十世紀的政教，完具二十世紀的改造麼？所以儘管我來求國民黨作壁上觀，讓這古董去掛個軍國主義招牌也無不可。無奈決決絕絕，斷定是沒有希望。我於是冠冕堂皇來依賴朋友了。我本了尊重友黨的道理，我相信政權握在中和派手裏，在過渡時代，乃比較的相宜。無如中和派從不樂同急進派合作，終喜歡仰舊黨的鼻息，是他們自殺的根源。（自然急進派

也臭味差池，不好相交。最近數年，他們發明了一個以毒攻毒，以夷制夷的老法子，叫人「竄裏翻」。其法居然大效。無論舊黨急進黨，一列的自家相忌相殺，弄得一場糊塗。但這個損失，非但在國事上成了不可救藥的死症，就拿他們自身的小問題而論，他們也不能逃於例外。他們的黨也毀得乾乾淨淨。他們並且越弄越癡，自己固然手無寸鐵，反置脩明政教，完具製造於不談。偏去吟詩作賦，談玄復古，所以贗了一班遺少形式上好像。是他們的黨員，苟有稍露頭角的，卽頓時叛了。他們雖似乎尚有些組織，無非爲個人吃飯，「以待來年」止是託詞。他們所應該嚴正主張的，乃純粹的共和富強政治也。從良心上講，中國用得着這一過程。乃知他們的闌珊，莫名其妙，忽爾舊到井田式，忽爾新到共產式。他

們已經失了魂魄！他們完全考終！這是他們受了歐遊心影錄等的催眠，他們看不起現實政治，心愛如此，所謂求仁得仁，我們也就無所望於我們的朋友。那就國民黨不能不承其乏。不但一班少年看不過中國到底去，復到戊戌以前狀態，或姑且做了一陣印度朝鮮再說，即我亦看不過，先生也看不過。所以逼來逼去，就到了「垃圾聚成大堆」合諸急進派，共立於革命適時的國民黨旗下，逼出國民黨改組，此真中國得一新生命。先生！你既是無政府黨，應該來生出這個國民黨關係，我們若現在被北洋派關在牢裏，真是滑稽！我們異日或是被共產黨關在牢裏，或在國民黨成功後的牢裏去坐坐，才不枉了我們。如何在他們要死要活時代，我們能同他們脫離關係呢？先生，快來合作呀！

我再來回答「目的在升官發財，所以入黨」的問題。我們太拿人當人，固然不可；但太不拿人當人，似尤乎其不可。近年來中國人的卑污苟賤，忘國無恥，自然是可算奇觀。青缸裏勿出白布，豈能我們急進派獨在例外。閉籠了眼睛想想，十有八九，不堪自己回首。不過終是說奇舊黨如此，中和派也差不多如此，拿自己恕恕罷了。然而這種恕法，實在是太拿人不當人。所以很盼望我們自以爲尤新的人物，不要如此自恕。然而何從表顯呢？似乎這番的改組新黨，有了這麼一點傾向。到底保得定麼，這有誰敢在這種一個瘟疫流行時代，保得定呢？終是中國到底不能請外國人來代辦，所以也不能不有最後一種希望而已！我今敢在最近之現在，上及極微薄的分量上，下一斷語，比較的改組了。勝似不效組。

先生你取旁觀態度，也不能抹煞罷？因此我很盼望先生不要還據一句不分皂白的流行語，叫做「無一黨不是爭私利」，便對新國民黨也一筆抹煞，你何妨換點新空氣來猜度猜度，與人爲善呢？這個意思，除却守舊黨不必去要求他們外，不但須得要求本是同派的先生們要了解，而且還得要求中和派友黨的先生們也要了解。中國是大家的中國，偷人家有一綫改進的氣象，既然自己本不願幹，應該讓別人去試試才好。（我上面說中和黨完全考終，那是指他的黨，至於他們的個人，却狠有些變得十分優雅，雖守舊黨的根柢，還對他們防賊防強盜，恐他們出來占飯盤，而守舊黨的聖賢遺老，却識貨了。但變了一個一個的散沙，就無異在遺老裏添了點聖賢罷了。遺老的聖賢若能了得了中國事，何至二十五年前，要

煩他們中和將軍出來抵死鼓吹，弄得譚唐諸烈士流血呢？

終之羅素對帝國主義頂點的祖國，下個廢戰警告，他折轉身來請蘇俄注意製造機關槍，是有分寸的講話。所以近來有人恐怕太戈爾被日本挖了去，言下不勝悲嘆。我說這全不了解太戈爾所鼓吹的是一「世界主義」（他們如此說）若對病發藥，他本有科學相當位置的主張，應該到中國吹鼓機關槍，到日本鼓吹做詩。難道日本準做了詩，我們自信最愛和平的民族，還會製機關槍麼？所以他這種拿寒病的人給涼藥，他吃，他是用錯了方子了。就是他沒有盤川去日本，我們也應該料理他老人家。早去日本，那末帶些剩下來的石膏，大黃，把武士道的大漢去瀉瀉，正好。若留在我們米湯也不能沾唇的病家，讓他來瀉得懨懨，一息成何道理呢？

我借這個比喻來說明羅素廢戰確是一義。歐戰一開，克魯伯金老先生却無疑無惑的助協約主戰，真正天公地道的又是一義。果然便打煞了兩隻母大蟲——（威廉，尼古拉）這種犧牲的戰爭，在世界大同史上不能不算一點進步罷？克先生對他英國小朋友羅世兄取了一點異同，毅然宣戰，他在今日的中國也一定加入國民黨。況且先生相信了自己華林，何必慎防朋友的李石曾吳稚暉呢？吳稚暉是銀樣蠟鎗頭，不足齒數，但跟了先生們，也不會幹升官發財的事，所以今天還敢回您的信。至於李石曾同劉師復，光復前的盡力國民黨，是數一數二的。到了民元之時，國民黨升官發財了，劉先生便出反對態度，李先生也勸阻若干人做官，不過一激烈一溫和罷了。劉先生在民三的印物，又怨革命黨了，到現在還在

也止有加入罷了。到將來僥天之幸，吳佩孚遞走荷蘭，國民黨又升官發財了，我們再做昔年的劉師復李石曾，有什麼遲呢？爲什麼今日要去替他斷絕關係？其知者亦止以爲我們自來空口說白話，其不知者直以爲半途拔梯了呀。

我們這種幾千年私黨充斥的民族，若不導之以立黨，曉得有黨的意味，真正自殺。所以章行嚴先生的道德學問，到我斷氣的一日我還崇拜他。他是我敬禮的朋友，他的政論，真是自己故意毀了自己，願意形成一個癡愚的書生。他反對立黨，他確不曾掛名任何黨籍。但一舉一動，終被一黨束縛住了。他以爲同黨即是朋友，（他決沒有如此淺，但事實則有然）與流俗的見解一般無二。我說但講朋友，好壞即是私黨，這便是

要不得的黨，也就是國人相驚以伯有的黨。真正的黨，可說七八年來，才改數月的國民黨，才可充數。似乎已有一隙之明，完全以主義結合，不是殉什麼私人交情。我近來更有謬見，做了同黨，第一不可強算什麼朋友；反之，儘管仇敵，也不害其爲同黨。做黨的事，一致對外。偷私人意見，不合，永不交接私談，可也，甚而至於約期決鬥，亦可也；決不可有「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憤慨，反把自己看成黨中的妾婦。我們入黨是爲要達我們自己目的，不是替什麼主人做事。我們立個黨頭，黨腳，也不過彼此適宜，便充着數，好行動罷了。我們私人的好尚，自有我們的真正朋友在。我們真正朋友，不必盡是同黨。我直告訴先生，我自己心許他是朋友的，皆是六十歲左右的老學究，或二三十年來的道義交。我恨他們的

無黨，恨如切骨，他們恨我的入黨，也恨如切骨。所以說到政見，我們都避而不講。而家常瑣屑，賞奇析疑，我們都彼此看做寶貝，或天天一起，或相思無窮。至於同黨而已，我止佩服他們盡力從公，不勝欽敬。那種銀錢蠟槍頭，吃喝嫖賭，無所不幹，亦止祝他揭下假面，早些叛黨，省得黨義受無窮污點。終之朋友二字，彼此不必提起。我之爲此言，非對先生說也。我特稍有繁感，概從前黨人的無恥反復，一場糊塗，無非上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的大當，從好的方面說，他把同黨看做朋友，黨首看做主人，是最大誤點。也便是什麼舊派，中和派，急進派，都鬧得烏烟瘴氣，都是誤認同黨即朋友，所以一有私人意見參差，馬上「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止要報復私仇，即取銷一生的神聖主義而不恤。（若本圖芻象不

遂而變臉者，自是各派內的敗類。故此次改組的國民黨，他的一練生機，即在此處覺悟。舉凡懷抱急進主義意見誤造參差者，亦望一齊團結。我鄭重申明曰：團結非做朋友也，做同黨而已。

以上所言，與先生無涉，我借此機會一貢獻。至有欲爲先生言者，先生無端憤慨，無非是我們朋友，曾在海外受同學主義不同之逼迫，被網被逐，今又彼此攜手，未免離奇。不知這也誤以「不朋友」爲不可問黨，克魯伯金曾欲引列寧爲朋友，以爲歷程上的主義無不同也。列寧要強掛他的招牌，遂對克先生欠了些友誼，故克先生逝去，列先生也不勝遺憾。所以我們若要替人認同學算朋友，正要把孔二先生的「施己不願，勿施於人」首先盡了友誼，別人難道「欲善」竟不如我不會回想前情，不勝

遺憾，而廉藺釋嫌，交誼轉深麼？

願先生寄語諸朋友，快進國民黨！

弟吳敬恆，十三，五，十五。

與華林書（二）

華林先生：前書蒙您在時事新報上見復。您說「民黨慣用以毒攻毒之計，利用土匪軍閥，先連甲以倒乙，再用乙以擊丙，而不知丙去而甲復來，利用人者，而復爲人所利用，長此擾亂之局，民黨不能謂爲無罪也。」這種「空洞洞的反復詠嘆」，便是沈雁冰先生所說「弄狡獪伎倆」，「弄狡獪伎倆，在詩人鼓吹積極道德，挾有善意，尙不可，豈有黨人批評消極事件，挾有惡意者，反可含沙射影乎？」似應該明白指出「以毒」之民黨是

誰，所連之甲是誰，所攻之乙是誰，再擊之丙又是誰，如此庶予世人以真見，入人之罪，方爲不誣。

例如所謂中和黨發明以毒攻毒之策，此恆之言也。恒之言此，則有明證。卽直皖戰爭時，時事新報記者宣言，「我們不必問是非，無論皖倒直，直倒皖，結果終去其一」（大意如此，恰好的字句，兄弟記憶力太弱，請您就便可問張東蓀先生）此種心理，當時懶惰怯懦，困苦無告的國民，幾乎打一合同（至今還是如此），而時事新報的記者能綜合心理，明白抉出，故曰「發明」。發明之界說，卽謂本乎確實之事理，能簡單說明，生出「術語」變成名言是也。（例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兩利爲利，損人利己到底還全得一利」，「此處不留人自

有留人處，「好壞皆可成爲名言，惟「人各有志」而已。」在心力兩窮，或隔岸觀火之人，用此以毒攻毒之名言，暗示於空氣之中，使大生效果，亦爲不得已。此中和黨願舊黨之毒攻毒，復願民黨之毒攻毒，所謂不得已之對付也。果也舊黨便攘臂爭爲毒矣，民黨亦銳意爭爲毒矣。故先生若曰：民黨連甲攻乙，用乙擊丙，甲復來攻民黨，是則然矣。若曰：民黨高坐乎毒外，止是連甲擊丙，這是先生弄錯了頭腦，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用情感做詩，則可用情感論事，乃大謬。凡人莫不自是其黨，中和黨以爲安天下者，惟彼，故望舊黨之毒與民黨之毒，皆火併而自盡，而後書生的經濟家與怯懦的大國民，可來造成一最廉價的烏託邦。此其應享之權利也。但是是非可不問矣，聽毒自相蔓延，毒且遍乎全體而殞厥躬。而先生反

稱長此擾亂之局，民黨不能謂爲無罪，其意若曰：民黨若能早自割其頭，授之于人，而亂早平。然請問授之於誰？先生能靦顏或大胆指出其人乎？

故罵民黨至長此擾亂時局，立在舊黨或中和黨地位皆可，恆前書謂民黨在舊黨眼光中，都是該死，在中和黨眼光中，無非搗亂，早已明白書之。

先生舊黨乎，中和黨乎？我們無政府黨屬在何黨乎？先生的好夢，在哪一張床上做起乎？若說先生立於平民的地位，那又要說到我的問題了。平民中既無發明以毒攻毒的張東蓀先生其人，自然更無能做好夢的華林先生。一般平民不是至今還說弄到我們沒有飯吃，倒不如前清的好；又說止要吾民安樂，便是瓜分共管，也便何妨？這種可憐的平民，我們便也不忍……若說平民中竟有張東蓀先生其人，我就不贊成他發

明以毒攻毒，他最小限度，亦應俯採吳稚暉之法，竟主張請吳佩孚弑弑，或攘臂而起學他們先烈的蔡松坡先生，乃爲正理。乃以對岸觀火之法，冀收漁人之利，擾亂之局，率平民全體，釀之而長，還請先生出來歸罪民黨，豈不大奇。民黨者本可剛可殺的人物，他們自始卽不應出來昌言革命，不但現在的長此擾亂時局，要他們抵命，便是從前什麼安慶廣州武昌雲南之亂也——應當實地起訴，定他們的罪名，剖棺戮屍，真難逃顯誅。倘若平民中還有先生，我就老實不客氣要毒罵曰：「昏百姓，」——混賬的華先生。」如果先生尙是無政府黨，先生四旁的空氣，乃不被民黨包圍，包圍在烏煙瘴氣之中，則以民黨罵民黨，無異前清漢人自罵，若曰：「學得胡兒語，城頭罵漢人。」先生亦必啞然失笑。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民黨

「還能做『奉張浙盧之流亞』，我尙爲民黨稱慶。否則做猪仔，充專使，民黨中尙有一部分矣，吾不忍言。好夢望先生善做之，異日把臂入夢時，尙彼此一笑，恆有厚望焉。吳敬恆謹復。」

十三，五，十九。

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

汪精衛

中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自黨以來，至於今日，始終一致。中國同盟會成立之始，孫中山先生率領黨員，共同發誓，誓詞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所謂平均地權，便是民生主義之最要條件。後來發行民報，宣傳主義，登有一篇中山先生關於民生主義之演說。那時，中國人注意民生主義的很少，所以新民叢報譏諷我們，說是一「希冀乞丐流氓大盜小偷之爲我用」。我們因他說了一大堆，却沒得一句道著民生主義，便和他筆戰了幾回，後來他也沒有再說什麼了。

從那時候，以至於去年冬間，——國民黨改組以前，國民黨自己的出

版和言論，無論是雜誌，是日報，是單行本，是公開的演說，是同志間的商榷，對於民生主義，沒有走過第二條路上去，也沒有人說道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已經走過第二條路上去。

却是自從國民黨改組以後，漸漸的有人說道：「國民黨的民生主義，已經赤化了，已經主張共產了。」我們很不明白，「改組」兩字，明明說，是「改變組織」，並沒有說「改變宗旨」，何以會引出這些誤會來？這些誤會無論是恭維是譏笑，我們都不能承受，關於誤會的解釋，有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闢謠」，以及民國日報特刊所載漢民實庵兩位先生的文字，一般誤會的人，看了以後，總可以消釋了。

我如今所要說的，不是說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和其他之民生主義，有

什麼分別？我只要說，國民黨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就是把國民黨實行民生主義的步驟顯著出來。我以為如此，則一般的人對於國民黨民生主義之誤會，更可以消釋。

要知道國民黨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先要知道國民黨之民生主義，是怎樣的。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說得清清楚楚，不用我來複說；凡是看了這宣言之後，總可以知道國民黨之民生主義，是近於所謂國家社會主義。既然如此，那國家必須是人民的國家，替國家辦事的政府，必定要是人民的政府，纔可以付託他實行民生主義，方纔可以使人民得著民生主義的利益和幸福。如果那國家和政府不是人民的，却是什麼軍閥的，國際帝國主義的，這都是人民的對頭，如何

可以託付他實行民生主義；還只怕被他假借了去，將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剝削乾淨了呢。所以國民黨要實行民生主義，必須先組織成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而欲組織成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必須先將和人民作對頭把持着國家和政府的如軍閥，如國際帝國主義者驅除了去。

有人說道：「中國現在並沒有貧富不平等的現象，用不着你們瞎操心的，講什麼民生主義。」哼！可知道貧富不平等的現象是從有人類以來便存在的；只不過階級的懸絕，還沒有十分顯著。自從機器發明以後，那階級的懸絕，纔漸漸的顯著起來，所以民生主義纔成爲當務之急呢。於是又有人說道：「中國現在，機器並沒有盛行，多數的人民，還滯留在手工業的境遇，大資本家壟斷利益的事實，還沒有發生，這正是「天相中斷，

「使我們中國的人民，沒有發達機器工業的機會，所以我們用不着什麼民生主義。」哼！這些話頭，還是真聾真瞎，還是妝聾妝瞎？自然，因為國內軍閥橫行，隨意將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來做魚肉，人民的生命自由財產，沒得保障，自然沒得發展實業的能力；然而軍閥的力量，祇能制止國人實業的發展，却不能制止國際帝國主義經濟的侵略。講起那國際帝國主義的來源，便是因他的國內，自從機器盛行之後，工業發達，生產過剩，所以要在國外找些殖民地，來發洩他的有餘的力量。「天相中國」中國人民，自己不能發展實業，正好讓他來發展了。中國人民被軍閥壓在頭上，掙扎不得，他却壓在軍閥頭上，不但使軍閥掙扎不得，而且還讓他操縱自如；可憐的中國人民，頭上被軍閥壓住了，却想和壓在軍閥頭上的人來競

爭，真。真。是。不。知。自。量。所。以。第。一。步。是。中。國。的。實。業。不。能。與。各。國。在。世。界。上。的。消。沈。下。去。那。些。國。際。帝。國。主。義。的。國。家，對。中。國。便。成。了。資。本。國。了，中。國。對。他。便。成。了。勞。動。國。了。那。些。由。國。際。帝。國。主。義。的。國。家。出。來。的。人。民，對。中。國。人，便。成。了。資。本。家。了，中。國。人。民。對。他，便。成。了。勞。動。者。了。四。萬。萬。人。啊！你。的。將。來，只。有。做「世。界。的。苦。力」的。地。位，這。便。是。今。日。極。顯。著。的。現。象，觸。目。皆。是，却。還。要。說「天。相。中。國」，沒。有。發。達。機。器。工。業。的。機。會，哼！還。是。真。聲。真。瞎？還。是。假。聲。假。瞎？

我也知道，到那時候，一般「苦力」裏頭，少不得有些「苦力頭」，所以荷蘭殖民地裏，一般中國人裏頭，居然也有什麼「馬腰」「甲必丹」「雷毒

蘭」之類；他們一方將頭伏在荷蘭人脚下，一方却將腳踏在中國人頭上，將中國人血汗得來的利益，雙手捧與荷蘭人，趁便從中賺些，放在荷包裏，幾萬萬的也有，幾千萬的也有，幾百萬幾千萬的也有；這些好差使，將來只好讓那些巡閱使督軍去當了。有人說道：「資本家將絕跡於中國，」自然是的，中國的將來，大資本家只是外國人，小資本家只是軍閥，一般人民，哪裏有這些指望呢。

只是「苦力頭」的命運，也是不能長久的。因為有了「苦力」纔有「苦力頭」，可憐的中國人，到了今日，連「世界的苦力」看看也做不成了；從前美洲澳洲等處，不是都有中國工人的足跡麼？那時候，礦山要中國工人去挖，森林要中國工人去種，道路要中國工人去闢，中國工人因為

能在無限制工作時間裏過活，能在極廉價工錢裏過活，所以便博得「勤」、「儉」、「耐勞」等等榮名。漸漸的白種工人越來越多了，中國工人便漸漸的受了排斥了，索性連入口的自由也禁止了，登時的便換了「污穢」、「奸詐」、「墮落」等等罪名了。我們試把世界地圖展來一看，除了小小的幾點南洋羣島之外，哪裏還有中國工人站腳的所在？以彼例此，中國工人在南洋羣島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然則連「世界的苦力」也做不成，決不是在極遠的將來的，只不過那些「苦力頭」還是在那裏做夢罷了。

說到這裏，我不能再講幾句關謠的話。國民黨因為全國裏頭，農人工人占大多數，要完成中國革命的事業，不能不盼望大多數的人民，出來擔任；故此對於農人工人的運動與組織，十分注重，對於農人工人所主

張應得之權利，也十分注重，這本是全民革命所必要做的事情，誰知一般造謠的人看見這樣，便嘈嘈的說道：「國民黨是否認商業的，是摧殘商家的。」我問他道：「凡是生息於軍閥與國際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的現象之下，而不知道反抗的，纔真是否認商業摧殘商家。因為他明明看見中國人要走到『世界的苦力』那條路上去，而漠然無所動心，請他承受這個罪名，也不為枉。至於國民黨，是要反抗軍閥的，是要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這裏頭的是非利害，惟有商家更容易明白；因為那些商家正在那裏受着中國實業不能與各國在世界上競爭的苦，受着中國實業不能與各國在中國以內競爭的苦，所以對於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容易感覺，同時對於反抗的運動政治革命也更容易同情，結合起來，將軍閥和國際帝國主

義，一齊打破，實現人民的國家和人民的政府，來實行國民黨的民生主義，以謀全民的幸福，不用說商家當然是在裏頭的。在政治革命未完成以前，一般商家要將「提倡國貨」「挽回利權」等等標語，來振起商業，國民黨不但認爲必要，而且極願意的加以助力。因爲我們今日在這樣壓迫的環境裏頭，一方面固然要做治本的工夫，以謀徹底的解決，一方面也要做治標的工夫，以謀銖積寸累的成功；那「提倡國貨」「挽回利權」等等標語，對於團結自力，抵抗外侮，是極有效的，當然認爲治標的最要方法。至於治本的方法，還是打倒軍閥，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因爲必須打倒軍閥，我們的生命自由財產，纔不致動輒被人魚肉，我們纔能自己保障自己的生命自由財產，我們纔能將自己的生命自由財產，來發達我們所冀

做的實業。因爲必須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我們纔能拒絕領事裁判權，收回關稅管理權，我們纔能脫離了半主權國半殖民地的地位，我們纔能在法律上與各國人民平等，我們纔能利用稅權來實行保護政策。以上等等，意義皆是非常重大，關係皆是非常密切，斷不容我們輕輕放過，也斷斷沒有第二個方法；所以政治革命的徹底成功，是一樁不可少的事情，我們值得爲此而犧牲的。不然，也只有眼睜睜的，看着舉國人民陷於「世界的苦力」的命運，還有什麼意味呢。

以上所說，我們怎樣纔能實行民生主義，已經約略可以明白；概括起來，第一步是聯合全民實行政治革命，以打破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第二步是聯合全民鎮壓反革命者，以實現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第三步是

以。人。民。的。國。家。人。民。的。政。府。爲。根。據。以。實。行。民。生。主。義。

我們既明白這當然的步驟，便當以不斷的努力，從事進行，不可半途而廢，也不可躐等，我們的理想中，縱然有極高尚極完美的主義，但都是第四步以後的事；到那時候，水到渠成，用不着豫先去想像；若要將豫先的想像，來做良心的安慰，也未嘗不可；只是不要亂了步驟，尤其要注意的，不可想入非非，以致走入歧途裏去。

孫中山先生遺教

本書為黃昌毅先生集孫先生遺教所編輯。全書包含四大部分：一、建國方略，二、建國大綱，三、民主主義，四、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定價 平裝一元五角
洋裝二元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廣(32)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初版
四月七版

中國國民黨講演集第一集全一冊

每冊實售小洋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民智書局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上海英山路四三三號

發行者 民智書局
上海英山路九十二號

分售處 民智書局分店
蘇州 上海四川路

總發行所 民智書局
上海英山路四三三號

廣(八一六)

573
777485
601379

BC
93.71
1